

陳子展著

唐宋文學史

作家書屋刊行

史學文宋唐

著 展 子 陳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唐 宋 文 學 史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著 作 人 陳 子 展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

特 約 發 行 聯 營 書 店

漢口・重慶・成都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朝 華 書 店

北 平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滬 一 版

目錄

一 說到唐代文學 一——六

二 初唐詩人 七——二五

三 盛唐詩人 二六——六〇

四 中唐詩人 六一——八五

五 晚唐詩人 八六——一〇〇

六 古文運動 一〇一——一四

七 唐人小說 一二五——一三

八 晚唐五代詞人 一二四——一五八

一 說到唐代文學

說到唐代文學，我以為劉昫「舊唐書、文苑傳」，宋祁「新唐書、文藝傳」都記載得很好，可是他們論文的宗旨却有不同。劉昫生在五代古文中絕的時代，偏重駢文；宋祁生在北宋古文復興的時代，偏重古文。劉昫最贊美初唐之文，說是一「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諸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輝燦古今。」宋祁則最贊美中唐之文，說是一「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孺嚆追慕，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

，抵禦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劉昫於唐詩特提王維、杜甫；宋祁於唐詩則特提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而以侍從酬奉之作推許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譌怪之作推許李賀、杜牧、李商隱。如上所說，可見劉昫宋祁論文宗旨不同，他們眼中的唐代文學也頗異樣了。假使我們論唐代文學要分初盛中晚四期的話，那末宋祁最推崇中唐之文，而不提及晚唐，於初唐之文沿襲南朝頗有微詞，於盛唐之燕許大手筆始稍爲推許。他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摛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下文他就說到韓柳了。他於中唐韓柳一派的古文說是「播嚙道真，涵泳聖涯」，推崇已極，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中唐爲唐代文學最盛的時期，他不論及晚唐之文也是當然的了。

就文學本身的發展進程而說，李唐一代是文學史上最好分期的一個時代。在這

以前，八代文學以古體詩和駢文爲盛；在這以後，就以近體詩和古文爲盛了。近體詩講求聲律，雖說因受佛典文學轉讀調韻的響影而起於齊梁之際，實則到唐代而近體詩的規律才算確立。加以唐代音樂因融合胡樂俗曲的結果而新聲轉盛，自然於當時入樂的詩歌有些影響。唐詩聲調之美，和後來詩人對於唐音的贊歎，不是沒有來由的。

再就文學產生的歷史影響和社會背景說，在八代中間經過五胡亂華，南北朝對立。所謂胡虜，都是西北或靠近東北的遊牧部族，漸漸成爲中華民族的新分子，他們的民族性伉爽直率，慷慨悲歌，自然有一部分融化到中華民族的裏頭。直到隋唐統一，經過幾百年，中華民族同化諸部族的艱鉅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唐文學以固有的溫柔敦厚的底子加上許多外來的慷慨悲歌的成分，通過南朝的鉛華靡曼參以北朝的伉爽直率，因民族性格的融合與文化風格的融合，不知不覺中就產生出一種異彩來了。我們還應該知道：唐代自李淵起兵，化家爲國，承南北朝喪亂之後，隋煬帝

荒淫之餘，削平了割據的羣雄，造成了統一的專制的一個大帝國，人民也就樂得休養生息，安於一種小康的狀態。貞觀盛世，至於斛米三錢（「魏徵傳」）。直到玄宗，百年之間，雖間見水旱蝗螟等災荒，一經賑給，便又相安無事。而且玄宗開元年代，累歲豐稔，東都米斛十錢，青齊米斛五錢，（「本紀」）真算是所謂太平盛世了。這時候在民間以有了剩餘經濟之故，自然可以產生多量有文學教養的知識份子。在政府方面，貴族官僚只知道歌舞太平，鋪張盛世，怎樣的誇耀功德，炫示權威，文學恰好給他們利用作為這種工具。所以當時詩歌的大部份不是奉和應制，就是樂府歌辭，揄揚或娛樂聖主賢臣以及諸王公主之作。如從四傑沈宋以至蘇張的大手筆，就大半是諛詞頌死的文章。只因當時正需要這種文學，不然，便得不到國家的象養，也就不能見重於社會了。「舊唐書、張說傳」裏說：「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饌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

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塋。」其實，玄宗這種粉飾盛時的政策，還是承襲了祖先的傳統。因為從太宗高宗歷武后中宗睿宗各朝，莫不提倡文學，重用文人，先後設置了文學館弘文館崇文館修文館等清要機關，招攬一班文人學士。又常常舉行君臣酣樂，吟詠倡和的宴會。還定下了天下英雄入彀中的考試制度，兼用詩賦取士，開了文人獲得利祿的一條捷徑。同時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三大教並行不悖之外，他如回教景教祇教摩尼教等也先後傳入中國）藝術（如建築雕塑音樂繪畫書法之類）等都很自由的得到相當的發展，也足以豐富文學的內容，提高文學的水準。至於唐代武功之盛尤爲秦漢以來所未有，所以高祖說：「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紀功詩說：「雪恥酬白王，除凶報千古。」當時皇帝是諸蕃君長共載的天可汗。是中國民族力最強盛的時代，四夷懾伏，中外交通，彼此文化也得到了交

流機會，對於文學也有其相當的影響。前人下種，後人收穫，到了玄宗時候，就達到開花結果的日子了。加以玄宗末年突起安史之亂，驚破了當時人的太平迷夢。安史之亂雖然平了，而藩鎮之禍不息。從太平盛世的詩人忽然跌到了這樣一個禍亂的社會，無論是在掙扎中的貴族官僚，未得志的知識分子，受了這樣一種大刺激，他們心靈上所起的反應雖因階級性個性種種的差異而有強弱深淺等等的不同，可是對於人生的認識，文學的表現，却都較以前更為深刻，因為事實上告訴我們：這一時期詩人的收穫最為豐富。換句話說，他們的成就最為偉大，還大有影響於後來的作者。我把李白、杜甫代表這一時期稍前的作家，把韓愈、白居易，代表這一時期稍後的作家。這一時期約自八世紀初葉到九世紀中葉，即所謂盛唐中唐的時期，也就是唐代文學最盛的時期。所謂晚唐即由九世紀中葉到末葉的一個時期，那就是唐代文學衰落的時期了。

二 初唐詩人

現在先講初唐詩人：

高棅「唐詩品彙」初盛中晚之分，似乎係承宋祁三變之說，和嚴羽盛中晚之說爲評述便利而設的。所謂初唐，包括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武后的一個時期。（約自六二〇——七一〇）這一時期雖因開國君主鑑於六朝，政尚簡肅，文學上有虞世南、王師旦等反對沿襲南朝宮體之詩，浮靡之文，而提倡雅正，（「新唐書、虞世南傳」「文藝傳」）但除虞世南、李百藥、魏徵、王績（王通之弟）幾人之作近於所謂雅正而外，大都仍沿江左餘風。有名的如上官儀（？——六六四），其詩綺錯婉媚，雖被稱爲「上官體」，實是宮體的變種，不過他更講究對仗而已。就是最有

名的初唐四傑王楊盧駱也。還跑不出南朝的範圍。不過他們的駢文更講究平仄而已。

王勃，（六四八——六七五）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王通之孫，福時之子，一家祖孫父子兄弟都有才名。勃六歲能文章，未冠應舉及第。旋爲沛王府修撰，因諸王鬥雞，戲爲文檄英王雞，爲高宗所斥。父亦坐貶爲交趾令。勃往省父，渡海溺死，年二十八。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明張燮輯本。勃爲文敏捷，時人稱爲「腹稿」。所作駢文以「滕王閣序」爲最佳。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爲傳誦名句，便是反對駢文的禪惠作「新修滕王閣記」提到王勃，也說「壯其文辭」。並說「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勃序，緒賦，仲舒記」之文，有榮耀焉。勃詩工五言，今錄一首於次。

別薛華

送送多窮路，迢迢獨問津。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

楊炯，（六五〇——六九二？）華陰人。年十一舉神童，爲崇文館學士，詹事司直。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卒官下，年約四十餘。時稱王楊盧駱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雖不滿於勃，然亦不見有大勝勃處。今存「盈川集」十卷，明童佩輯本，錄其詩一首：

從軍行

烽火照玉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他作詩賦每好連以人名作對，如「庭菊賦序」云：

薛凱以親賢爲洗馬，田巖以幽貞爲學士。高元思、張師德以至孝託後車，顏強學、沈尊行以博聞兼侍讀。周琮、李憲、王祖英、曹叔文以儒術進，崔融、徐彥伯、劉知幾、石抱忠以文章顯。德行則許子豐，耆舊則權無二。駱賓則訓詁之前識，張相則老莊之後興。

又如詩中也好用古人名：

漢帝求仙日，相如作賦才。（「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亭逢李廣騎，門接邵平瓜。（「送李庶子致仕還洛」）

鍾儀琴未奏，蘇武節猶新。（「和劉長史答十九兄」）

因此，他的作品被譏爲「點鬼簿」。

盧照鄰，（六五〇——？）字昇之，幽州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爲鄧王府典籤，王稱「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中。後以足攣手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何法，已獨尚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其「窮魚賦序」稱曾以橫事被拘，將致之深議，則中間又遭非罪。讀他的「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他想向每人乞錢二千，貧困可以想見。又一釋疾文序一云：「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婆小室。未樂偃

蹇桂，一臂連蹠；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又云：「覆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載。」病苦亦可想見。無怪乎他自稱「幽憂子」，最後與親屬執別，自沈潁水了。「釋疾文三歌」之一云：

歲將暮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這就是那位苦命詩人的絕命辭了。今存「幽憂子集」七卷。

駱賓王，（六五〇——六八四）婺州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有「詠鵝」詩云：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爲人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快快失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武后讀檄，初但嬉笑，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瞿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伏誅。年三十五。所作詩文多散失，武后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郝雲卿集成十卷。今存。（以上四傑集均有「四部

叢刊「本」朱國禎「詞壇小品」，載正德九年有曹某者，繫旋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則「落髮」本事詩一所云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間遊靈隱寺作詩，嘗爲續樓觀滄海曰，門對浙江潮句一說，似不可靠。賓王所作好以數字屬對，被譏爲「算博士」。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篇中亦多數字。如云「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五緯連影集躔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此以數字狀形勢之雄。如云「三街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此以數字狀宮闕之壯。如云「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此以數字狀王侯貴戚之荒淫無度。如云「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當時一旦遭豪華，自言千載常驕奢。」此以數字狀倏忽變遷，榮華消歇。如云「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遭迴。」此以數字狀一己之湮滯。這位算博士的詩真算會用數目字了。也許是因爲這首多用數

字的詩得到當時人的鼓勵，他纔喜常用數字的。

「新唐書、文藝列傳、杜甫傳」贊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又「宋之間傳」云：「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五言古詩相傳自蘇李而成立，五言律詩則自沈宋而成立。自然，四聲八病之說，麗辭屬對之法，雖遠在齊梁之際，沈約劉勰諸人已有提倡。五言律詩的萌芽也在齊梁，如沈約、王融、謝朓、江淹、何遜、陰鏗諸人所作，就有許多這類詩。到了初唐四傑沈宋諸人，他們的這類詩，不但屬對精密，平仄也精密了，五言律詩的體製完成了。同時七言律詩也成立了，沈宋就是兼工七言律詩的人。總之，這個時期五七言律絕詩都有了，七言古詩也漸漸盛行了。